



古村“策展”价值凸显

记者 韩爱青 庄媛 胡志伟 文/摄

传统村落保护修缮展新貌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年代较早、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保存相对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及经济价值的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需满足一系列严格条件:村落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为显著的历史文化价值或与重要历史名人、事件相关联,并能集中反映本地区的地域或民族特色,蕴含深厚的传统思想、文化与人文精神;其整体格局肌理需保存完整,选址顺应自然山水,空间结构延续传统格局肌理,风貌协调统一,反映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现有老村保持传统景观意境,新建部分亦能延续传统肌理与风貌特色;村落中应拥有价值突出、集中连片分布的传统建筑群(包括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建筑),这些建筑需较完整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域建造技艺和建筑风格,新建及改造建筑也需与之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至关重要,村落需拥有较丰富的县级以上非遗资源,是重要传承区域,民俗、传统技艺等非遗存续状态良好,与村民生产生活血脉相连,传统节日活动丰富多彩,并较完整地保留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后,村落的活态保护基础必须良好,体现为常住人口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户籍人口的30%,村民知晓并支持村落保护事业,同时拥有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具备突出日常管理能力的村两委班子,能有效激发村民参与保护的内生动力,形成保护合力。

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获悉,目前我市已有8个村庄成功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即蓟州区的小穿芳峪村、西井峪村、隆福寺村、黄崖关村、小龙扒村、桃花寺村,宝坻区的陈塘庄村和西青区的六街村。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以来,这8个承载着厚重历史与独特文化的传统村落陆续启动保护修缮工程。目前,大部分村落的修缮工作已基本完成或进入收尾阶段,遵循“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复的古村已初展新貌。

连日来,记者实地探访这些村落,感受历史文脉在当代的延续。漫步其间,可见斑驳的石墙被悉心加固,古朴的民居重现昔日风采,传统的街巷肌理在修缮中得到完整保留。那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格局、承载着乡愁记忆的建筑以及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正通过科学的保护、修缮,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村落不仅留住了乡愁记忆,也为乡村旅游和文化体验注入新的活力,一幅古韵悠悠、生机盎然的乡村新画卷正在津沽大地徐徐展开……

■ 小穿芳峪村

清晨行走在蓟州区小穿芳峪村的青石板路上,可见几处老宅的清水脊与花墙头上的修缮痕迹。这座古老的村落,如今涌动着生机——那并非源于砖木的新构,而是沉睡百年的文化基因被彻底唤醒后的有力搏动。这里完成的保护修缮,是一场对散落文化根脉的系统性打捞、活化与“策展”的圆满实践。目标已然实现,这座半山古村,已化身一座生机勃勃、可触可感的“天然博物馆”。

漫步小穿芳峪,历史的气息萦绕周身。村北,草木掩映的龙泉园、回青园遗址,无声诉说着“穿芳三隐”李江、王晋之、李树屏三位晚清名士辞官归隐、耕读著述的往昔风华。步入村两委办公室,目光所及是《龙泉师友遗稿合编》《小穿芳峪艺文汇编》等新近完成点校的乡邦文献。这些珍贵的典籍,是该村



小穿芳峪村

联合天津社会科学院从历史尘埃中打捞出的文化瑰宝,汇聚了40余位乡贤的百余种遗存。轻翻书页,阅读文字的同时,更是在进行一场村庄精神图谱的深度“基因测序”——10余处湮灭于时光的古典园林,其精魂轮廓,正于字里行间悄然重现。

循着文献指引复建的习静园,如今静仁村中。园内,泉水冷冷,花木掩映,一踏入,尘嚣仿佛被无形滤去,心绪随之沉静空明。这绝非寻常仿古之作,它是对隐士所追寻的隐逸真谛——“山水之乐、友朋之乐、文字之乐、家庭之乐”的沉浸式空间解码。游客置身其间,指尖所触、心神所感,皆是古人“四乐”交融的生活意境与美学精髓。

穿芳老街,景象焕然一新。这条清代皇族谒陵的必经之路,曾商贾辐辏,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汇聚,“童叟无欺”的商训早已烙印在基石深处。如今,村委会摒弃大拆大建,通过流转21家闲置宅基地,由专业团队与本地老匠人携手,严格遵循“原汁原味”原则,完成了“修旧如旧”的精细修缮。复原的远不止是古街风貌,一个鲜活的文化生态已然成型:特色小店、老油坊、酒肆安然落位,传统手工艺匠人即将驻场展演。诚信经营的古训,正借由这活态的“商业伦理展区”,在市声再起中悠然回响。

村中心,一座融合传统榫卯技艺与现代钢结构的新建村史馆已然落成。其夯土外墙与村落肌理浑然一体。馆内,“村史溯源”“民俗非遗”“隐逸记忆”“乡村振兴”四大主题展区初具规模。更令人期待的是“非遗匠人驻馆计划”与“研学课程开发”的启动。未来,这里将成为活态的文化中枢——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讲解+数字策展”的创新组合,借助数字影像与互动体验,将古籍智慧、匠人手艺、先贤故事生动呈现,让这座承载村落文化基因的宝库真正焕发新生。

这种对文化根脉的深度挖掘与活化,为村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村中26家高端民宿各具风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住宿功能。设计师提取文化元素,巧妙融入“耕读”“养生”“古雅”等主题,打造“一户一景”的沉浸式体验。入住其中,游客仿佛置身于精心设计的“文化主题展厅”:书架上,《小穿大梦》系列图书以诗歌、漫画娓娓道出村史;特色饰品、食品等文创周边,成为可带走的衍生品。村头的梨坞书屋、“小穿大讲堂”,以及秧歌队、文艺队的日常活动,无声地传承着淳朴民风,潜移默化地改变陈规陋习。这些鲜活的生活场景,本身

就是“天然博物馆”中最动人的常设“展项”。

小穿芳峪村昭示:真正的古村落保护修缮,精髓在于系统性打捞、激活那散落于山水、典籍与烟火气中的独特文化基因。当这些无形的“馆藏”被精心“策展”,融入民宿的窗棂、老街的吆喝、数字光影、文创与研学足迹,古村落便彻底蜕变为一座生机勃勃的“天然博物馆”。它修复的不只是记忆,更激活了通往未来的密码——让乾隆皇帝赐名“穿芳”的山谷,在新世纪的脉动中,依然涌动着穿越时光、愈发醇厚的文化芬芳。

■ 隆福寺村

汽车在葛山的盘山道上行驶,蓟州区东北部与河北省遵化交界的深山,林木苍郁,几欲将道路吞噬。峰回路转间,一片青灰屋顶错落有致地嵌缀在山坳——隆福寺村到了。入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未立时惊扰它的隐逸气质。唯有走近,方能察觉那沉淀近三百年的独特韵味,正乘着保护修缮的春风,在斑驳的砖石与鲜活的日常里悄然苏醒。

“看,那儿就是御道的起点。”站在村委会略显朴素的二层小楼,村党支部书记石金生指向窗外。视线掠过村落的青瓦屋顶,投向远方:葛山与天台山夹峙,一道幽谷——西峰口位于其间。“清代皇帝谒陵祭祖,必经此道。当年的马蹄声、仪仗声,曾响彻山谷。”他的手指移向半山腰密林深处,“隆福寺和行宫遗址就隐在那儿。再远望,燕山绵延,世界文化遗产清东陵的轮廓依稀可辨。”脚下这片土地,村名因寺而生。北枕葛山、天台山,南拥玉带般的关东河,背山面水的这方宝地生生不息。

沿着村里修缮一新的南北主街漫步,时光的刻痕与新生的气息交织。两侧民居,青灰双坡屋顶勾勒出流畅的天际线,如一首凝固的韵律诗。这修缮,远不止于粉墙换瓦,更在于唤醒沉睡的民族美学。驻足于保存完好的万家老宅,典型的四合院格局瞬间映入眼帘。厚重的墙体,源于独特的“砖包石”工艺,坚固、质朴。屋顶舒展着经典的清水脊,两端精巧翘起的“蝎尾”,仿佛低语着往昔的荣光。深沉的色调赋予建筑一种静穆的气质。推开咿呀轻吟的古典木质门窗,古朴的窗棂格纹、精致的石砌窗槛墙图案,一一呈现。抬头望去,最具满族风韵的烟囱静立屋脊两侧——这些细节,皆是凝固的生活密码,无声地抵御着岁月的剥蚀。修缮者悉心守护这些“密码”,让建筑本身成为一部无声却鲜活的民族志。

村口落成的村史馆,堪称这场文化“唤醒工程”的枢纽。它不再仅是陈放旧物的藏宝阁,更化身为一座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馆”。步入其中,隆福寺行宫旧影与清代御道图说,勾勒出村庄与皇家的渊源。但最动人的,是那可以“触摸”的文化脉搏:游客在此了解满族民俗,推门即可融入村里的“二贵摔跤”,感受那份憨拙之趣,或亲历一场原汁原味的满族婚俗盛典。保护修缮的真谛,在于让无形的文化传统重获血肉,在鲜活的载体与舞台上焕发新生。

空气中弥漫着香气——那是农家灶台“八大碗”的丰腴与“粘饽饽”的软糯的诱惑。舌尖上的隆福寺,正是满族饮食文化的鲜舌沾脚。步出村落,环顾盘山叠翠,于桥水库波光潋滟,自然之美深情拥抱着这座人文古村。石金生告诉记者,这里不仅是“天津的后花园”,更是物阜民丰之地。“黄花山核桃”与“天津板栗”这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不仅是村民勤劳致富的依托,更是这片土地独有风土凝结的珍贵馈赠。

如今的隆福寺村,保护与发展的乐章愈加和谐。依托修缮一新的传统民居和民族文化街,特色农家院蓬勃兴起。游客纷至沓来,不仅能看古建、品历史、尝美食、赏民俗,更能感受这个多民族聚居村庄在新時代的别样风采。



隆福寺村



西井峪村

创造传统村落发展新机遇

目前,蓟州区传统村落保护修缮工作多点推进,西井峪、黄崖关、小龙扒、桃花寺等村落的工程已全面展开。这些村落恪守“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在筑牢传统风貌根基的前提下,正依托科学规划与技术创新,探索系统性保护与永续发展的创新实践。

■ 西井峪村

在蓟州区中上元古界国家地质公园的怀抱中,深藏着一座清初建成的古村落——西井峪。村名源于其四面环山、形似井中的独特地貌。行走村中,触目皆是清末民初的石头印记。石屋、石墙、石路浑然一体,西井峪也因此被称作“石头村”。为守护这份珍贵的遗产,西井峪村确立了“山—田—村—路”的整体保护格局,力求维系村庄的原始风貌与生活气息。针对核心区保存完好的50余户清末民初老屋,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原样保留石砌墙体、小青瓦坡屋顶等传统元素;对于损毁较重的房屋,修缮时优先利用回收的页岩、白云岩等原始石材;特别聘请当地经验丰富的石匠操刀,使西井峪独特的砌石技艺得以活态传承……

如今的西井峪村焕然一新,坚持生态、风貌、肌理、文化、风情的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这一理念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投入,用于民宿集群打造与旅游项目开发。在政府引导下,村民巧妙改造部分传统民居:外观严守古韵,室内则注入现代舒适元素,变身精品民宿与“优选农舍”。从昔日村民以开山采矿、农耕为生,到如今依托古村落保护性开发致富,西井峪村成功实现了产业跃升。它以石头为魂、以文化为脉,走出了一条以文塑旅、文旅深度融合的振兴之路。

■ 黄崖关村

黄崖关是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重要关隘,黄崖关村的修缮聚焦于恢宏的关城建筑群与标志性的八卦街格局。村落科学构建了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与环境协调区三层保护圈。目前,八卦关城等核心院落已重现雄姿,所有修复均恪守传统工艺与原材料,确保修旧如旧、古意盎然。工程团队对关城城墙实施原址保护与精细修补,抚平历史创伤;同步整治八仙古洞等历史环境要素,让传统庙会等在焕然一新空间里活态传承。新建的传统村落博物馆,生动述说着军事戍边文化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交融的壮阔史诗。一支专业保护队伍的组建与常态化管理制度的完善,为文化遗产的永续守护注入恒久动力。所有修缮方案均经权威专家严格论证,力求在坚守历史根脉的同时,织就村民宜居乐业的现代生活图景。

■ 小龙扒村

小龙扒村的改造工程,紧扣“龙文化”这一灵魂,精心擘画了“一路一桥一核心”的整体格局。核心亮点是一条在建的500米村史长廊,它将作为村落的文化主轴;起点处矗立石砌盘龙雕塑;沿途以浮雕展板讲述建村神话与历史沧桑;明清风貌展区复刻村落旧影;农耕印记与老物件展陈唤醒浓浓乡愁;终点处则创意融入网红元素,实现古今对话。

借势登山热,紧邻卧龙山的小龙扒村对原有登山步道实施生态友好改造——增设安全护栏与照明,山顶营建观景平台,在提升安全舒适度的同时,竭力保留山林野趣。对于两户特色鲜明的传统石屋民居的改造,核心在于完整保留其独特的石头肌理,严格遵循就地取材原则进行修缮。村党支部書記张宝贵对记者透露,项目充分保障村民主体地位,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广纳民意,并特聘村中长者为顾问,确保改造根植乡土文脉,凝聚广泛共识。

■ 桃花寺村

桃花寺村的保护核心,在于守护其独特的满族建筑风貌与文化生态。村内现存传统民居,石墙黛瓦、起脊坡顶,样式古朴厚重,院落布局恪守“以西为大”的古制。村民至今活态传承“八大碗”等特色饮食习俗,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得到系统性挖掘与保护。村党支部書記门静向记者描绘了未来图景:在深挖传统根基之上,着力开发民族特色民宿与深度文化体验项目。目前,已有众多村民积极响应,投身民居改造试点,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融合的实践先锋。

修缮工程的落成,并非终点,而是激活发展新引擎的起点。四个村落正深挖各自独特禀赋,精心布局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体系。西井峪村,激活石头古村,构建石艺主题民宿群落与活态传承体验地;黄崖关村,依托长城雄关,打造长城研学、古代军事沉浸式体验项目;小龙扒村,借力卧龙山自然资源,重点发展登山徒步、龙文化主题探索活动;桃花寺村,彰显民族风情,推出民俗深度游、生态观光休闲线路。这一系列举措,既是对有形遗产与无形文化的立体守护,更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而持久的澎湃动能。据初步预测,四村完成修缮开放后,年游客量预计可增长30%以上,显著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绘就保护与发展同频共振的乡村振兴画卷。

此外,宝坻区陈塘庄村和西青区六街村的保护修缮工程也在进行中。陈塘庄村通过结构加固与文化“修缮”,致力于唤醒沉睡的传统村落并激活其发展潜力;西青区六街村则着力延续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非遗活动。

西井峪村

专家观点

深挖文化基因 方显“天然博物馆”真价值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任吉东认为,传统村落保护性修缮的真谛与价值,远不止于有形建筑的“修旧如旧”——即坚守“原汁原味”原则,尊重传统技艺,还原历史场景。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超越物理形态,深度挖掘、系统激活并鲜活呈现蕴藏其中的无形文化基因——历史记忆、传统格局、非遗技艺、民俗风情乃至哲学思想。如小穿芳峪村点校文献复原“穿芳三隐”的隐逸文化,隆福寺村活态传承民族建筑技艺,皆是明证。通过文化解码、活态传承与创新表达,让内在的文化根脉生长于建筑肌理、街巷空间、产业形态与村民日常,方能最终实现文化根脉的永续传承与村落生机的全面焕发。

因此,建筑修缮仅是起点,文化基因的活化利用才是传统村落真正“活”起来的关键。唯有如此,村落才能化身一座座鲜活的、生机勃勃的“天然博物馆”。这种独特的“博物馆”不仅守护了文化根脉,更通过沉浸式体验与创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让沉睡的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形成独特魅力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真正彰显保护与传承并重的核心价值。

